

# 橘洲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吴志立 校对/肖应林

肆

怀素到长安来了。“马蹄哒哒，黄河水哗啦啦……”一路风霜的怀素依然神采奕奕，走在朱雀街上，他的双眼不由迷乱。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时有白马蹇车碌碌穿过，临街的店铺鳞次栉比，店匾大都是名大家所题，风格各异，美不胜收。酒旗斜竖的地方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隐隐有喧哗者，吟诗咏赋者，倚弦而歌者。此时，想到酒，一日九醉的怀素不禁心头微醺。前来迎接的张谓告诉他，接风宴将于日落时分开始。

该怎样形容如此场面呢？高朋满座，歌管喧哗，佳肴杂陈。觥筹交错之时，主客皆有醉意。诗人李适和窦冀分别敬了怀素一杯，怀素却斜睨双眼，看着人称茶圣的陆羽。陆羽正路过长安，应邀来参加宴席，可他酒量不大，醉得需侍酒的女子搀扶。此时，张谓挥了挥手，悠扬的乐曲停了下来，店主人立即捧来笔墨，命人在桌上铺上素白的宣纸。所有的视线都投向怀素：只见他扶醉立起，脚步虚浮，眼神却如此清明。立定，举笔，蘸墨，闭眼，所有的情思似乎全凝聚在丹田，又游走至心头，至腕底。他蓦地睁开双眼，眼里闪烁灼灼的光芒，笔尖已在纸上游走飞动。写的人早已得意忘形，看的人时而惊诧，时而狐疑，时而点头，时而摇头。写毕，醉僧却犹未过足瘾。抬头一瞧，眼前分明有明晃晃的白壁，乃舍开众人，奔而趋之。此时的笔墨仿佛已飞扬起来，挥洒着他的激情与豪爽，疾涩、润燥、扁圆、质感、力度、气势与神韵交相辉映，如风至雨旋，气势磅礴。

写到粉墙尽处，怀素掷笔而去，醉意已然褪去，悠然地回到酒桌旁。围观者一时还未回过神来，他又连连喝了三酒杯。诗人窦冀最先清醒过来，为怀素的狂草拍案叫绝：“粉壁长廊数十间，兴来小豁胸中气。忽然绝叫三五声，满壁纵横千万字。”而时在现场的校书郎任华目睹了怀素的恣意狂书，慷慨地为他写首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：“张老颠，殊不颠于怀素。怀素颠，乃是颠。人谓尔从江南来，我谓尔从天上来。负癫狂之墨妙，有墨狂之逸才……”

就在长安，怀素还得以与时司勋员外郎、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钱起意外相逢。钱起颇为欣赏他，为他撰写《送怀素上人归乡侍奉》，一时轰动京城。怀素则在《自叙帖》中直接称之为“从父吴兴钱起”，可钱起家为吴兴大族，当属世居。可以推测，怀素亦是吴兴长城钱氏家族之人，家在零陵是客父。也可以推测，怀素认钱起为叔父，只是攀附，以提升自己的身价。

怀素在长安一待就是四年，书技炉火纯青，声名日益见长。却遗憾未曾见到颜真卿，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，后从张旭得其笔法，笔意端庄豪宕，开阔舒展，开创二王之外新风，世称“颜体”，是可以与王羲之相抗衡的书法家。但长安总归也不能久待，怀素还是牵挂他的绿天庵，他染病的母亲，便匆匆踏上归路。

且说大历七年(772年)九月左右，颜真卿告假，将母亲殷夫人的灵柩从洛阳迁到京兆万年县(西安)凤栖原上祖坟所在地。终是有缘，怀素则从长安回南方，路过洛阳，两人得以偶遇，自是一见如故，坐下来便切磋书艺。颜真卿问怀素：“草书一道，必须在师授之外，自己有所领悟，不知你表兄郭彤有何感悟？”怀素坦率地告之“古钗脚”之启示，颜真卿笑而不言，不再和他谈论笔法。

怀素怅然，欲辞去，颜真卿没有挽留，却冷不丁地冒了一句：“古钗脚相比漏痕何如？”怀素一听，忘乎所以，连忙住颜真卿的大腿，不停摇晃。颜真卿大怀素28岁，见他一脸坦然，只觉得好笑，反问道：“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呢？”怀素倒是坦率：“贫道观夏云多奇峰，因风变化，奇峰迭起，无不自然。”

颜真卿听后，由衷感叹：“哎！怀素真不愧为书圣的传人，你不仅继承了草圣的求法，热情洋溢地为他写了《怀素上人草书歌序》；‘开士怀素，僧中之英，气概疏爽，性灵豁畅。精心草圣，积有岁时，江岭之间，其名大著……’是序阐述了草书作为一种书体的发展、演变，极称怀素草书的精绝，表达了作者对怀素的仰慕之情。

怀素不是一个能言会道的人，平时与人相处不拘小节，在醉酒和写字的时候，更是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。而对自己抱颜真卿大腿之事，怀素才不会在意，只要张旭



漫画/何朝霞

怀素《自叙帖》云：“怀素家长沙，幼而事佛，经禅之暇，颇好笔翰。狂草狂僧狂人，怀素身上的狂劲就是‘湘人不服气、不服输的倔强性格’的展现，也是楚地屈原‘与天地兮同寿，与日月兮齐光’之狂狷的延续，《隋书》将这种性格总结为‘劲悍决烈’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是湖湘山水滋养了怀素，同时，亦是怀素承上启下了湘人性格。

贰

一时间，怀素自信满满，却根本没有伯祖父当年的待遇，没人请他题字，也没人请他赴宴，甚至还嘲笑他的书法是野路子。

饱受打击之余，他对自己的书艺产生了怀疑，急切地想为自己的“野路子”寻找师承。据《自叙帖》说：“然恨未能远瞻前人之奇迹，所见甚浅。遂担笻杖锡，西游上国，谒见当代名公，错综其德。造简绝笔，往往遇之。豁然心胸，略无疑滞。”

就在怀素将出未出之时，乾元二年(759年)秋，李白自零陵了。李白在流放夜郎的路上，至巫峡遇赦归来，游历九嶷，途经永州时偶遇怀素，那时李白已59岁，怀素22岁，一个才名动天下，一个声名未显，名满天下的诗坛巨子，乍见怀素的书法，渐已昏花的眼睛顿时一亮，乃把酒言欢。几杯酒下去，初识时拘谨没有了，怀素竟然大呼小叫，半醉半醒之际，离席往绳床上一躺，闭目沉思。忽地，他一跃而起，抓起笔饱蘸浓墨，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纵情挥毫，但见他笔势快捷，似狂风暴雨，来势威猛；又似落花纷飞，渺渺茫茫。相对他此时的书艺而言，他写字的样子更精彩，但见他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口中还叱咤不停，惹得一旁的李白激动地对他嚷道：“古来万事贵天生，何必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？”

之后三年，李白逝世，而怀素的世界才刚刚开始。而那个时代，于草书而言，不管李白如何信口开河，任谁也无法绕过张旭这座高峰。怀素要想另起炉灶，独具一帜，就得有绚丽的文采和深厚的理论功底，才能理直气壮，挥洒自如。然而，怀素理论底子薄弱，诗才文采平庸。就算是在《自叙帖》中，满篇都是摘录他人对自己的表扬，让人看后忍俊不禁。

正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，怀素才装疯卖傻，以乡下人自居，永远处在低处，让人毫无防范，借机讨取赞歌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虽张旭已逝，他竟成功地赢得了张旭两个得意弟子的欢心，诚心实意地对他好。

大历三年(768年)春，怀素由零陵出发，跋山涉水，经衡阳，过潭州(长沙)，辗转向当代名家探求笔法。他更是不辞辛苦跑到南

叁

有的至理都隐藏在大自然的变化运转之中。而佛学给了他清静的心灵，在他书写的字字句句里，狂风骤雨的背后，骨子里却是一份孤守，一种寂落，一种悠然。

到贞元元年(785年)49岁时，怀素的书法已誉满大江南北，人们也理解了他的颠与狂，城内各寺庙争相延请他。这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听闻颜真卿被藩镇强人李希烈十天前缢杀于蔡州(汝南)龙兴寺，念及昔日种种，他伤痛万分，在零陵城南开元寺书写了《清静经》，强烈地表达他的劝诫和控诉。

而《小草千字文》是人们所见到的他自署末款最晚的作品，惟一传世的小草真迹，极为珍贵，并有一字一金之誉，故又名《千金帖》。此帖尾自署：“贞元十五年(799年)六月十七日于零陵，书时六十有三。”自此，人们再没见到比这更晚的作品，他此后到哪里去了？抑或不久之后就于零陵仙逝了？

怀素既是生于零陵，逝于零陵，可他却一时宣称“怀素家长沙”，又自称“老僧在长沙食鱼”，不是因为唐代长沙更是许多文人骚客的畅游之地，他硬扯上长沙呢？事实上，秦时长沙那就是以今长沙为中心，北起洞庭，南逾五岭，东邻鄱阳湖西岸和罗霄山脉，西接沅水流域。唐代长沙是湖南观察使的驻地，属于“江南西道”，其版图与秦时并没多大变化，相当于今天的岳阳、长沙、湘潭、株洲、益阳、衡

鱼，笔锋杀尽山中兔。八月九月天气凉，酒徒词客满高堂。笺麻素绉排数厨，宣州石砚墨色光。吾师醉后倚绳床，须臾扫尽数千张。颯颯骤雨惊飒飒，落花飞雪何茫茫。起来向壁不停手，一行数字大如斗。恍恍如闻神鬼惊，时时只见龙蛇走。左盘右绕如惊电，状同楚汉相攻战……”

不拘格律的自由古风，与矫若游龙的草书，真是绝配。一开口，就把一顶金光闪闪的帽子戴在怀素头上，并称小自己37岁的怀素为“吾师”。其实在唐代，“师”是和尚的意思，最先只有释迦牟尼才能称和尚，后来泛指有成就的僧人。和尚本就是梵文“师”的音译，读过《僧怀素传》和《怀素上人草书歌序》就会知道，后来书法大师颜真卿即指导怀素书法时，依然称之为“师”。

之后三年，李白逝世，而怀素的世界才刚刚开始。而那个时代，于草书而言，不管李白如何信口开河，任谁也无法绕过张旭这座高峰。怀素要想另起炉灶，独具一帜，就得有绚丽的文采和深厚的理论功底，才能理直气壮，挥洒自如。然而，怀素理论底子薄弱，诗才文采平庸。就算是在《自叙帖》中，满篇都是摘录他人对自己的表扬，让人看后忍俊不禁。

正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，怀素才装疯卖傻，以乡下人自居，永远处在低处，让人毫无防范，借机讨取赞歌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虽张旭已逝，他竟成功地赢得了张旭两个得意弟子的欢心，诚心实意地对他好。

大历三年(768年)春，怀素由零陵出发，跋山涉水，经衡阳，过潭州(长沙)，辗转向当代名家探求笔法。他更是不辞辛苦跑到南

有的至理都隐藏在大自然的变化运转之中。而佛学给了他清静的心灵，在他书写的字字句句里，狂风骤雨的背后，骨子里却是一份孤守，一种寂落，一种悠然。

到贞元元年(785年)49岁时，怀素的书法已誉满大江南北，人们也理解了他的颠与狂，城内各寺庙争相延请他。这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听闻颜真卿被藩镇强人李希烈十天前缢杀于蔡州(汝南)龙兴寺，念及昔日种种，他伤痛万分，在零陵城南开元寺书写了《清静经》，强烈地表达他的劝诫和控诉。

而《小草千字文》是人们所见到的他自署末款最晚的作品，惟一传世的小草真迹，极为珍贵，并有一字一金之誉，故又名《千金帖》。此帖尾自署：“贞元十五年(799年)六月十七日于零陵，书时六十有三。”自此，人们再没见到比这更晚的作品，他此后到哪里去了？抑或不久之后就于零陵仙逝了？

怀素既是生于零陵，逝于零陵，可他却一时宣称“怀素家长沙”，又自称“老僧在长沙食鱼”，不是因为唐代长沙更是许多文人骚客的畅游之地，他硬扯上长沙呢？事实上，秦时长沙那就是以今长沙为中心，北起洞庭，南逾五岭，东邻鄱阳湖西岸和罗霄山脉，西接沅水流域。唐代长沙是湖南观察使的驻地，属于“江南西道”，其版图与秦时并没多大变化，相当于今天的岳阳、长沙、湘潭、株洲、益阳、衡

壹

“老僧在长沙食鱼，及来长安(西安)城中，多食肉，又为常流所笑，深为不便。”自古僧界出狂人。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读过怀素《食鱼帖》这幅狂草手札，一个襟怀旷达和极具个性的“狂僧”跃然纸上。

怀素做和尚确实出了格，不仅狂，还破了佛家许多清规戒律，食鱼又吃肉，还喜欢饮酒作乐。每每喝得酩酊大醉，狂放不羁，手舞足蹈，书兴大发。此时，他取过蘸满浓墨的笔，一泻而出——于是，不论寺壁舍墙、衣裳器皿，均奋笔狂书，如痴如迷，物我两忘，仿佛悠然天地间只剩下他一人。而怀素醉中所书更为出色，因此人们呼他为“醉僧”。

怀素俗姓钱，于唐开元二十五年(737年)生于零陵。其时，零陵早已属于湖南观察使管辖，因而，怀素《自叙帖》开头就说：“怀素家长沙。”他向外人介绍自己，莫不是“长沙人”。宋《高僧传》载，怀素祖父钱徽曾做过县令，而怀素则说大诗人钱起是他祖父。《钱徽传》中则记载，钱徽是钱起的儿子，看来钱徽不可能是怀素的祖父。宋《高僧传》成书于988年，距怀素出生已有250余年，中间还隔着战乱频繁的五代十国，很多资料毁于兵燹，难免以讹传讹。那么，怀素的父亲做过左卫长史之说，同样经不住推敲。可不管怀素祖上如何显达，到了他父亲这辈，家里已是一贫如洗，吃餐饱饭都成了问题。

到10岁时，怀素忽萌生出家当的念，不顾父母力阻，硬是跑到零陵县城西二里外的书堂寺为僧。师父给他起法号为怀素，字藏真，便是希望他能清心寡欲，静心修佛，不为尘世俗欲所染。不过，怀素最终还是辜负了师父的愿望。至于年少的怀素为何硬要出家呢？这恐怕与其时的环境不无关系。

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唐代也像南朝，是佛教的大盛时期，许多寺院往往是文化繁盛之所，不乏高僧大德。投奔他们，无异于拜师名门。怀素的伯祖父惠融禅师，酷爱书法，尤其爱临摹欧阳询的书法，水平之高，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。惠融禅师由此从零陵东山各大寺院的众僧中脱颖而出，时有人将他请出庙门，去赴一场风花雪月的诗宴。或许，怀素自愿入佛门，乃深受伯祖父影响，最初他的理想，也许不过能吃上一口饱饭，更大的理想，可能就是餐餐有酒有肉，能练书法当然更好。

书堂寺虽小，师父却很有能耐，他坚持督促怀素学习。久而久之，本来只爱书法的怀素，不光精通诗词歌赋，梵文也达到了翻译佛经的水平。能吃饱喝足后，怀素的目光便投向更广阔的世界。而他最先见到的高山，还是伯祖父，便决心练出一手好字。

怀素在书堂寺只待了三年，许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练字，也许为了少些管束，毕竟他爱喝酒吃肉，竟跑到离零陵县城东门外东山上的正阳庵。此庵实在小，只有一个师父和两个小沙弥，加上怀素，总共才4个人，香客并不多。

怀素练字很痴迷，常常废寝忘食。可当时纸张极贵，初入法门的小和尚哪有闲钱买纸，庵内的墙壁、屏风、门窗，乃至供桌、地板，都成了他挥毫练字之处，留下了他稚嫩的痕迹，歪歪斜斜的，不是因为字不正，而是所写之字，根本就不在一个平面。在这些地方练字，最损毛笔，怀素对此很苦恼。

自师父圆寂后，正阳庵就断了香火，怀素只好进城去帮干零活。一天，他在酒铺饮酒时，偶然听说近郊有人习惯用针在芭蕉叶上记事，心想，正阳庵内植有不少芭蕉树，何不以蕉叶代纸练字？他忙奔回庵内，试着在芭蕉叶上练字，勉强能写，依然深受鼓舞，就动手在庵旁的荒地上栽种了大片芭蕉树。几年后，竟有四五千株芭蕉了，庵内外芭蕉成林，越长越茂盛，他便将正阳庵改名绿天庵。

《僧怀素传》载：“(怀素)贫无纸可书，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，以供挥洒。”可后世很多人提出质疑，蕉叶水光滑腻，既不吸水，也不散墨，墨水涂写上去，只会留下一行蜿蜒的小水珠，怎么练字？可这也是无奈之举呀。宣纸吸墨，可怀素没有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单纯追求在蕉叶写字的手感。那种永恒的触感，如丝般的顺滑，实在是用宣纸都不及呢！

怀素自言“幼而事佛，经禅之暇，颇好笔翰”，事实上，他对笔翰之好，却不是一个“颇”字了得，简直沉迷其中，欲罢不能。于是，一待芭蕉叶长成，便取芭蕉叶片铺于龕桌上，却练不了正楷，干脆索性而写吧。他完全入迷了，芭蕉叶生长竟赶不及他的书写速度，他干脆端上笔墨，立于芭蕉树前，长成一片，书写一片。整天整天，他一个人在绿海中穿行，一枝秃笔在蕉叶上挥舞。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左一笔，右一笔，横一笔，竖一笔，侧身一笔，脚贴一笔，随蕉叶生长的姿势而来。

至于字呢？旁人看不见，怀素自己看得见，一个个字跃然眼前。受蕉叶限制，他抛开了墨流，耽迷于狂草。轻描淡写抹复挑，轻时墨淡，重时墨宽，快时墨枯，慢时墨浸，了了于胸。仿佛依稀间，淡淡的墨汁，在翠绿的芭蕉叶上流光溢彩，而那些肆意挥洒的笔墨，如梅树苍劲的虬枝，自由而奔放，通体上下泛着灵性的光芒——这便是狂草，这便是怀素。

如此勤奋数十年，废笔成家之时，也是怀素声名鹊起之时。终于，他的手感练成了，蕉叶上仍无字，横撇竖捺皆在心中。遥望岁月深处，上万株芭蕉，一座破庙，几棵苍松，肃然兀立。怀素一袭袈裟，立于窗前，在秋风萧瑟中时而沉思，时而奋笔。书写的感悟流泻于笔端，如神来之笔，狂若惊龙，美若栖凤。

## 天地悠然一怀素

彭晓玲



文脉长沙